

藏書

第六冊

(明)李 贄 著

藏書

第 六 冊
卷十七至卷廿一 (名臣傳)

中華書局



藏書卷十七名臣傳

三 富國名臣

李惺

李惺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

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孔僅 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

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牢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

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眞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
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衡物奏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
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
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聖主
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
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
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不好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不好不必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即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戴胄

戴胄。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貞觀二年。胄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宜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

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知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晦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委胄。胄豈直能明刑善理財已乎。

劉晏

妙人

劉晏。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宮廚無

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捩穗以供乏。晏受命。以轉運爲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根本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即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鄴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權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晏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大見識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攝官。獨租庸補署至

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妙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至言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至言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頗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去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

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
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庫
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錯要官華
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官爵
名利啖之。是使不得有所訾短。大是故議者頗言晏任數
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
尙書。盛氣不相下。大不必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
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
潭等請立妃爲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晏與

其謀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晏搖動社稷。賴祖宗
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今幹伏辜。而晏猶在
職。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
赦。不當復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晏
止罷使。貶忠州刺史。炎知庾準真下流與晏素憾。擢準爲
荆南節度使。以相司察。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
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
詔中人賜晏死。有臣如此。何忍殺之。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
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何如。何如。淄青節度
使李正己表言。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天下

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好貨晏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

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晏所辟

用也。陳諫以晏爲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

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足二

百萬。晏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

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

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

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晏之意曰。王者

愛人。不在賜與。至言。至言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斂之。荒

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

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億。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千古至言沉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奸。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尙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沾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耶。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召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持兵禦寇。春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眞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

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眞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曾其首也。及廷試糊名。曾復中甲科。遷尙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眞宗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準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爲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焉。卒年五十九。眞宗悼惜。錄其子執中爲太常。恕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眞